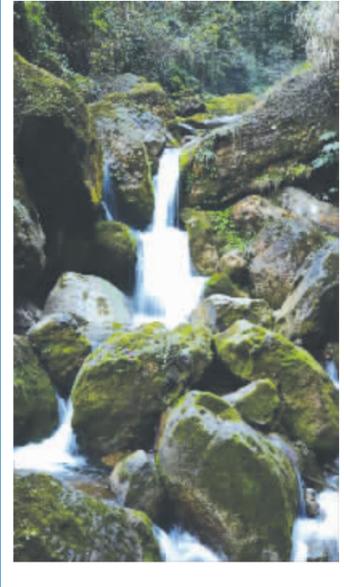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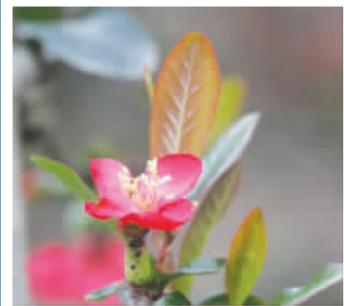


微镜头



人脉是“麻烦”出来的

■ 马华兴

有一次聚会到晚上10点多,我看王老师已无法乘坐地铁,于是跟他说他开车送我。他说:“你还得绕路,不麻烦你了。”我说:“你知道吗?好的人脉关系都是互相麻烦出来的。”他一听这话,立马释然了,坦然坐上我的车。于是,我们就成了相互“麻烦”的朋友。

这个观点不是源自自我,而是另有高人。它被人称为“富兰克林效应”,缘于富兰克林的一段逸事:有一次,他很想与一个议员合作,但这个议员是个难缠的铁石心肠的人物。

如果你是富兰克林,会如何处理?看那个议员有什么需求?或是找个中间人牵线?富兰克林用了另外一招。他知道这个议员的私人藏书中有一本绝版的稀世图书,就询问议员是否能把那本书借给他看两天。议员同意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正如富兰克林所描写的:“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对我说话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后来他还向我表明他随时愿意为我效劳。”

有的朋友就会想:原来麻烦别人也能交人脉?那太好了。我要买辆车,跟别人借个十几万,还能交个人脉。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别人不会因为这个忙而跟你成为朋友。

因此,你要知道什么样的忙是可以请求别人帮的。首先,这个忙不会给对方造成真的大麻烦。否则对方会马上建立防御: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其次,尽量不要涉及金钱这样的利益关系。一旦牵扯可以精打细算的利益,就会变成劳资、雇佣、购买的关系。最后,一定要及时还,人际关系的核心行动是“来往”。你麻烦了朋友一次,算是借了个人情,人情总要还的,当下次再还的时候,关系就更近了。

忽然间,人们彼此隔绝孤立

■ 于坚

中国曾经是一整体主义社会。个人群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人们总是从属于某个单位、群体、组织,某个由同志、熟人、亲戚、朋友组成的亲密社区,这些组织又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共命运整体。广场是比私人房间可以获得更多生存资源的地带。毛泽东时代将这种整体主义发挥到极致,人们只有在广场上才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文革”年代,甚至致力于清理消灭人性中那些最黑暗的,从不显形的私密空间,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隐私、私人生活几乎绝迹。毋庸讳言,人们一方面感到空前的压抑,却也时而体会到来自整体的畸形温暖。那个年代的巨型关怀甚至包括个人婚姻。

去昆明一家公园里会客。路上发现,公园附近出现了一个自发的、规模庞大的婚姻集市,征婚者的父母亲戚甚至本人聚集在那里窃窃私语,花园的栏杆上一排排挂着各种年龄求偶男女的照片和简介,就像超市货架上的标签,求婚小广告就像商品介绍或者供货条件。人们来自一个巨大的空间,其间相距数十到上百公里。他们是完全彻底的、信用难以保证的陌生人,除了广告上那几行字和一个电话号码,这些人没有任何历史、档案、口碑、担保……成功地碰上一桩良缘,双方都是好人家,全靠运气。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青梅竹马或者媒妁之言的时代,看来一去不返了。

中国城市化乃是强力推进的结果。社会并没有完成城市化所必需的心理准备和文化呼应。人们措手不及,一夜之间已经离开故乡,失去了左邻右舍,失去了家具、风景、祠堂、方言、乘凉的大树、喜好的口味

(街口那家吃了三十年的李记过桥米线)、玩场……搬进焕然一新、周围全是陌生人的小区。中国传统是“天人合一”,生活世界不仅仅是一堆空房子,它是一个由传统、经验创造的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一切都连根铲除了,世界散发着油漆和甲醇的味道。这种搬家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从水井、家园搬到一片沙漠之上。

我在小区住了六年,没有一个邻居。并非隔壁没有人,而是我无法信任一个每天嘟的一声锁闭防盗门的陌生人。这种从名称到建筑格局都模仿西方建立的小区,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建立信任、友谊、邻里、婚姻关系的相应的文化构造,比如教堂、舞会、沙龙……就是中国式的也没有,比如集市、茶馆、庙会、节日……

如果这位居民是一位单身汉,在这种小区他永远无法找到伴侣。西方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们彼此隔绝。上帝是一个纽带,文化是另一个纽带。家庭音乐会、圣经研究小组、诗歌朗诵会、狂欢节、小剧场、杂耍、小书店、跳蚤市场、时装表演、足球……家是搬了,也焕然一新了,但文化搬不过来,要使新的小区产生故乡世界的氛围,需要漫长的时间。西方为此准备了三四百年,至少从文艺复兴就开始,从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到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这过程直到20世纪中期才逐渐完成。西方城市化是一个缓慢蚕食的过程,它使得文明有时间来转型、消化、磨合;随着伟大都市的屹立,西方发生过无数的文化运动、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

忽然间,人们陷入了彼此隔绝的孤立状态。但文化依然是过去时代那种整体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并没有对人们忽然被卷入其中的孤立状态做出反应。

企业人生

转战山西告别军旗(下)

■ 周安才

一晃,15天的探亲假快要到了的时候,一天隔壁大娘笑嘻嘻跑到家里,给母亲说要给老周介绍一个女朋友。说这个姑娘是邻村的,刚参加完高考,很有可能被录取,人也长得漂亮,听说我回来了,他们家也愿意打这个“亲家”。

姑娘,高挑的身材,飘逸的发型,迷人的眼睛上架一副眼镜,着一套素洁连衣裙,显得特别青春、靓丽。姑娘活泼大方,知识渊博,善于言谈,银铃般的笑声给老周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互见面后,姑娘对老周说道:“认识你非常高兴,感觉很良好,今后我们可以互通书信,加深了解……”

在回单位的路上,老周一一直在琢磨:姑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我是一个普通铁路工人,能般配吗。他又一想,没有哪个规定,说铁路工人不能和大学生要朋友谈恋爱呀。我坚决不能让她看不起我,不能让她的小伙伴们看不起我!

回到山西的单位,老周对自学的信心、决心和劲头更加足了,奋斗的目标更加明

确了。他参加了山西的“刊授大学”学习,参加了全国的函授考试。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他都用来看书、学习、记笔记,然后学着写作。虽然,写作是一个非常苦、非常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他却乐此不疲,从不觉得苦、不觉得累、不觉得寂寞。在工友们遛马路、逛商场、玩牌的时候他读书;在蚊子叮咬的夏天,他摇着扇子构思;在寒风凛冽雪花纷飞的冬夜,他裹着大衣写作;在紧张繁忙的施工现场他带着真情去采访,大量鲜活生动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在他笔下集结,大量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在他眼前展现,大量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在他脑海萦绕。

1985年老周在诗歌《唱给函授的歌》(辽宁《诗歌》发表)中写到:“你没有围墙/因为你不用数字限制学员多少;你没有教室/因为车间/田野/处处是你的课堂。你呀——我崇敬的函授/象神话中的巨人冲天而立/向求知者敞开心智慧的胸膛。”在诗歌《恋》(在《临汾日报》发表)中写到:“在你居住的地方/常常相遇/但我不认识你。闪电追赶雷雨那天/我跌倒在泥泞、曲折的路上/你

匆匆地跑来/用清澈的泉水/洗净了我身上的污垢/用无瑕的纱巾/揩干了我脸上的泪水/用深情挽着我的胳膊/去寻觅伙伴的踪迹。蓦然,我才真正认识你/你漂亮,在多彩衣服的装扮下/象一位美丽的天使/你含蓄、慷慨/用广阔的胸怀迎接你的朋友/并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奉献。从此,你拽着我的心/我牵着你的手/在鸟儿啾啾的绿色树荫下/跑啊/跑啊 跑……”

经过3年多时间的奋斗,山西南同蒲复线铁路修通了,在通车典礼现场,老周以饱满的激情,蘸着辛勤的汗水,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歌《铁路工人的早晨》(在《铁道工程报》发表)“每当黎明的帷幕/徐徐拉开的时候/惬意中/我们带着微笑,吻着芬芳/去点缀往日的地平线;单轨车负载着使命/神兵那无穷的威力/送去了终身陪伴大地的情人/也送去了铁路工人的赤诚;这时的钢钎/在朝晖的映照下/正书写一本崛起延伸的诗篇/粗犷、豪迈的性格/勾勒出祖国立体的画面”。《第一声汽笛在这里拉响》(在《临汾日报》发表)等等作品发表……

今日中国的主流文化,依然将社会想象成某种一神教的广场。其实社会已经成为无数的碎片,无数的小单元、小圈子,人们缺乏文化、精神、感情上的联系,通常的联系只有手机。有人会说,不是还有单位嘛?今天的单位更像公司,人们只有业务联系。一下班,大家各自开车回家,步行者与驾驶员彼此心怀阶级的戒备。同一个单位的,天各一方,彼此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电视媒体一厢情愿的作态,并不能将这些孤立的人们联系起来,因为它们也成了自以为是的“小圈子”。网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孤独缓解器,但并不被主流文化真正尊重。网络可以发出声音,但它缺乏实质性的文化核准权。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孤立,一方面这种独立在文化中毫无价值,它的存在和创造力得不到肯定和释放。主流文化提到网民(他们就是人民,被各自孤绝在小区单元房里与世界失去了联系的人们),口气轻蔑而警惕,依然将这个巨大的星空视为另类,其实广场上早已人去楼空了。

孤独时代并非完全负面的,它具有某种原始的活力,人们在空间上被解放了。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们,虽然为此丧失了温度统一的空调,但也获得了自我做主的空间。对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新经验。在孤立时代,人们很难再万众一心,每个人都心怀叵测。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要求人必须对自己负责而不是依赖整体,必须自己判断事物而不是依赖整体意志,这意味着多元社会有了一个真实的空间基础。文化的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彼此独立的空间提供联系交流表达的平台,整合传统、经验和文明的遗产,重建社会,重建文明的坐标和金字塔。

(完)

吃苦的习惯

■ 许扣锁

俞敏洪与李彦宏是北大的校友。一个是新东方学校的创始人,一个是百度公司的创始人。

有一次,俞敏洪问李彦宏:“你是不是上

学的时候特聪明?”李彦宏回答说:“我在北大的时候,甚至在高考的时候,一直都没有进过前五名。”

于是,他俩仔细研究分析了一下,得出结论:北大的很多相对比较笨的人,后来做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反而更大,这些笨人只

能拼命地学,学到最后他们的韧劲就出来了,吃苦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所谓“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其实说的就是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朋友恰如橡皮筋

■ 陈婉琦

轻轻地从头上下解下一根橡皮筋,一次次地绷紧、解开,绷紧、解开……它变得比之前细长,但仍然保持着它的弹性与光泽。与朋友们相处,总是一次次击掌相拥,又一次次低眉冷战,又一次次春暖花开,又一次次友情坚……

我需要橡皮筋,就如我需要动力与活力。披散的头发需要用橡皮筋来束紧,更需要它来为我提振精神,更有活力,更加干练。奔走奔忙后,露出自己神似漂亮妈妈的侧脸,可以让汗水流得更干脆、更明亮、更酣畅,犹如在火辣辣的阳光下让纸巾吸走湿漉漉的感觉,留下一片凉爽。

在偶觉枯燥无趣的生活里,特别是有朋友陪伴时,方会洋溢源自内心的笑,方会展现出那个本真的自己。即使遇到不如意的事,朋友也会第一个走到自己的身边,努力帮助自己忘掉所有的伤心与难过,让欢乐的笑声重新回荡在百灵鸟轻盈掠过的天空。就在爸爸去上海挂职不久,严寒时节我突然病了,全身无力地躺在病床上,

看着药瓶里的药水不断地往下滴,然后顺着血管进入体内越发感觉冰凉,慢慢地我也闭上了疲惫的双眼。迷糊中,听见几声熟悉的声音高低不一地争论着,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几个熟悉的人影很快就钻进了病房。那时应在放学十来分钟吧!紧接着,一大群人,一大袋东西都挤在小小的病床上,“这是我给你买的书!”“这是几盒牛奶!”“这是这几天的课堂练习!”……我终于在“大家都想你,赶快好起来”的“训斥”中泪如雨洒。

光阴荏苒,我和橡皮筋灵犀弥深。随着五彩斑斓的橡皮筋推陈出新,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信赖——橡皮筋带给我欣喜快乐,我带给橡皮筋希望依恋。还记得在小学时,我和几个很要好的女同学总喜欢做一种无聊至极的游戏——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解开某同学头上的橡皮筋,看她出洋相。但奇怪的是,每个被游戏的同学总能在橡皮筋离开自己的头发一刹那马上就反应过来,并迅速地、几近无误地找到那个解开自己橡皮筋的人。自己成长每个阶段,累积起来的名字、汇集起

来的相册,总有那些一眼可以认出、一下就能想起,一说就能动情的“牛皮糖”。因此,橡皮筋成了我们成长中最清晰的记忆,也是我们同学间最美好的回忆,甚至成了我们生命中至纯至美的东西,成了我们友谊的象征与留存……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人与人之间,相忘江湖者众;朋友与朋友间,相濡以沫者多。能够成为朋友者,值得珍惜;能够成为橡皮筋似的朋友,尤为可贵。但橡皮筋也有缠乱头发的时候。会因为一件小事大吵一架,会因为一句言语冷战很久,久到让人寂寞,久到让人害怕……但就在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的瞬间,彼此心里其实很不舍,我更希望和相信永远。于是,在对这段友谊快失去信心的时候,一句轻轻的“我们和好吧”而释然,一句嗔怪的“你还不是很烦”而抹去不爽回忆。毕竟橡皮筋是有弹性的,张弛紧缓仍由我们自己掌握。人生需要橡皮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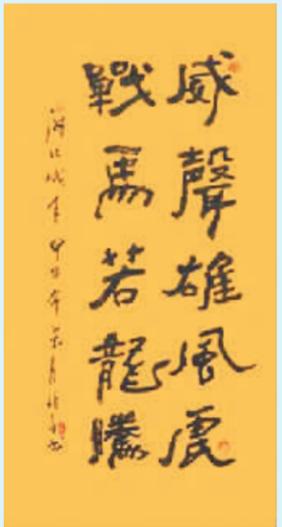
朋友恰如橡皮筋。你在多久就陪你多久,你注入多少情感就回报你多少财富,你给予多少信任就回馈你多少坚韧!



娄高排——特邀最受欢迎的人民书画家 献礼全国两会

娄高排,室名非手,斋名墨犬。(1958.5——)湖北咸丰人,现为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协会会员,全国名人书画艺术界联合会会员,安徽省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当代农民艺术联谊会会员,桂林“云雅轩”一级书画师,中国诗词名家研究会会员,中国延安精神学会会员,中国国际书画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诗词辞赋研究学会会员,娄山文化研究会理事等。艺术成就:擅长书法,爱好文学、诗词、楹联的创作,作品曾获辉煌65周年书画艺术《中国邮册》收录,“盛世中国”书画界最具贡献人物献礼建国65周年,中国文联2014版《中国古今名家作品选粹》,2014年版《艺术之巅》,《中国美术编年史,1949—2014》出版收录。中国最受企业关注的书画家,中国炎黄艺术协会润格荣誉证书,中国书画收藏鉴定家协会润格认定证书,全国首届“山水杯”等大展赛的不等奖项。作品曾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等展出。

作品《传略》已入编《中国美术年鉴》书法卷2013年版,《当代艺术名家精品台历》,《中国现代艺术大集》,《当代青年书法一千家》,《马年中国硬笔书法大赛精品选》,《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作博覽》,《中日现代美术通鉴》,《当代书画名家精英大典》,《当代书画家题签艺术大典》,《世界当代书画篆刻家大辞典》和《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文学作品《大山的述说》曾在《清江》杂志发表,《中秋梦在日月潭》已入选大型文集《回归》书集等。



集结号

我们各自心中都有某些不愿意摒弃的东西,即使这个东西使我们痛苦得要死。我们就是这样,就像古老的凯尔特传说中的荆棘鸟,泣血而啼,呕出了血淋漓的心而死。我们自己制造了自己的荆棘,而且从来不算代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忍受痛苦的煎熬,并且告诉自己这非常值得。

——考琳·麦卡洛

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一是火葬场,在那里不管是什么人,男人、女人,当官的、老百姓,都一样,往火炉子里一推,一按电钮立即变成骨灰。看到了这个情况,还有什么想不开?捞那么多钱财到头来也是一把骨灰。二是医院,一旦病倒住院,什么伟大设想、什么重要工作,都得放下。

——李瑞